

“小姐”一词的语言学解读

崔 丽

(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小姐”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意义变化反映了社会生活及人们观念的变迁。现在“小姐”这一语音形式,其用作对年轻女性的尊称及用于指三陪女的用法并存,影响了人们的语言使用,并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人们对女性群体的划分标准。“小姐”用于指三陪女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禁忌语。从理论上说,这种替代禁忌语的过程还将持续。

关键词:称谓;职业名称;禁忌语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1-0066-02

关于“小姐”一词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语言实践中“小姐”一词仍然经常会带来麻烦。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一词的用法及它所反映的社会心理、语言规律作出分析,以助于人们对它的认识。

一、语言反映社会生活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语言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词,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人们感到有必要用一个语音形式来代表某种意义。这个被选用的语音形式,可以是语言中已有的,也可以是新造的。

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上对年轻女性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小姐。“小姐”其实并不是新造的词。它是古今均用的对年轻女性的称呼,在宋代以后就出现了。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意义有所不同。如清代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八“小姐”条指出:“今南方缙绅家女多称小姐,在宋时则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耳。”赵翼还举了宋人多处记载,证明在宋代“小姐”是指宫婢、乐妓、娼女等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

到了元代,“小姐”已经成为对官僚或有钱人家女儿的敬称,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楔子》:“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在以后及至五四时期,“小姐”一直被用作尊称,用来称年轻的女性,如赵四小姐。建国后,“同志”一词成为革命阵营中人与人之间的统称,无论性别、职业、年龄等。“小姐”也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台湾及福建、

广东等地的开放城市中,称年轻的女子为小姐,“小姐”一词又被用作对年轻女性的敬称,很快在全社会传播、通行开来,并成为《国家公务员手册》中指定的礼貌用语。“小姐”一词之所以重新被启用并迅速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的出现顺应了语言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给出区别性的“标志”的要求,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色情服务行业的猖獗,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又叫三陪女),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以前,人们一般把她们称为“妓女”、“娼妓”、“三陪女”等。因为这种行业向来为人所不齿,这些词语也就有了明显的轻视、鄙夷的意味。于是,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开始称这些人为“小姐”。在这里,“小姐”成了一种“职业名称”。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小姐”一词的意义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和人们观念的变迁。

二、语言影响社会生活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最近几年这段时间,很多媒体不断发表关于“小姐”词义研究的文章。处于“传媒影响”下的大众也逐渐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审视、使用这个词。“小姐”用于指三陪女成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新情况。甚至有的汉语老师在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时候,也会特别强调这一点,以免学生在使用时出现误会。

从目前的语言事实看,“小姐”作为尊称的用法仍然存在。这样,在我们的语言中,就出现了两个

“小姐”：一个是用作尊称的“小姐”，我们将它标记为“小姐1”；另一个是用作职业的名称，也就是“三陪女”，我们将它标记为“小姐2”。“小姐2”的出现以及它与“小姐1”在使用时产生的纷争，让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得不犹豫一下。

据说在广东、海南等地，如果不懂“规矩”的人称呼饭店的服务员为小姐，就会招来白眼，甚至恶语相向。因为在当地，“小姐”一词是用来指“三陪女”、“发廊按摩女”的，而一般的年轻女子则要称“靓女”、“阿妹”。另外，据说在北京，一位男士带着自己刚刚怀孕的妻子上一家著名的孕妇装专卖店买衣服，一进店门，店里的女服务员很热情地迎上来，问：“先生，您给小姐买点什么？”被称作“小姐”的孕妇立即黑下脸来：“你才是小姐呢！”说完拉着丈夫扭头而去。

这两种尴尬情况的造成，都是因为交际双方遵从了不同的语言规约。“小姐”本来是对年轻女性的尊称，这在语言中获得某种较为广泛的共识，是一个规约。但是，由于有人又将这一词用来指三陪女，这就改变了语言中已有的规约，是一个新的规约。但是事实上，这个新的规约还并没有获得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1]，也就是说^[1]，这个新的规约还没有在语言中确定下来。对于称呼者来说，显然是将“小姐”一词用作一种尊称，也就是在使用“小姐1”。而对于拒绝被称为“小姐”的人来说，是将“小姐”这一词指向三陪女这种职业，也就是在使用“小姐2”。可见，在交际双方的语言代码本里，出现了不一致。这是一种规约的错位。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新名词的出现不仅对语言本身造成影响，还会进而影响使用语言的人的思想。正如萨丕尔在《关于语言、文化和个性的论文选》中所说：“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1]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团体语言习惯的支配。那么，语言中新出现的概念、结构，也必然会影响人们划分、解译世界的方式。一个新的群体名称的兴起，是人们对社会中的群体进行新的划分的结果。具体来说，接受、使用“小姐2”这个词的人，对女性群体也有了新的分类。对于那些拒绝被称为“小姐”的人来说，这个词的使用让她们感到被归错位的危险。这恐怕是有些女性不愿被称作“小姐”的真正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实际上“小姐2”是一种职业名称。作为称谓和职业名称的区别表现在：一般情况下，称谓是用于当面称呼的，而职业名称是不能用于当面称呼的，就像我们不能当面称呼某人“教师”、“司机”一样。当然，有时候可以在职业名称前加上姓氏，如“张工程师”、“李编辑”等。因此，从理论上

说，即使是在对方是三陪女的情况下，称呼其为“小姐”仍然是一种尊称，也就是在使用“小姐1”，而不是在指她的职业，更不用说在一般的交际中。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的过度敏感，很多情况下，已经将两者的区别混同了。

三、禁忌语的困惑

语言符号是能指（语音形式）与所指（意义）的结合。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语言发挥交际功能的基础。在一定的语境中，语言单位的明晰性是达到理想交际效果的必要条件。

拿语言中的一个词——“同志”来说，在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它曾有广泛的所指，社会成员不加区分地以同一个标签来标记。但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的变化，“同志”一词似乎也在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交际价值。“同志”的所指被分解，并使用了不同的标签，比如“师傅”、“老师”等等。不知什么时候起，“同志”有了一种新的意义，成了同性恋的代称。但是比较而言，同性恋这种社会现象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同志”作为“同性恋”的代称，还只是在特定的、较为明确的语境中。“同志”用作陌生人之间的称谓仍然被广泛使用，而不会引起误会。

而对于“小姐”一词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小姐”用来称呼年轻女性是一个较有区别性的词，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在陌生人交际中很多时候会不得不使用。然而由于“小姐2”在社会中的传播，尤其是借助媒体的炒作，使“小姐2”的意义以一种夸张的姿态显示出来。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意义于同一个语音形式结合，是违反语言规律的，也必然会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因此，从目前的语言事实来看，“小姐”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病态词”。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小姐”之所以成为一个病态词，其原因当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使用语言的人，在于社会心理。英国语义学家利奇在《语义学》中将语言的意义分为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等七种。其中内涵意义是指“一个词语除了它的纯理性意义之外，凭借它所指的内容而具有的一种交际价值”^[2]，这种内涵意义包括很多附加的、非标准的及公认的特征。如“女性”这个词除了“人”、“成年”、“雌性”等意义外，还有“爱群居”、“善于辞令”、“好动感情”、“缺乏理性”等意义。这些意义是人们对于女性的一些看法、认识，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这些看法也跟“女性”这个词的使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人们在使用一个词时，不仅使用它的理性意义，还会不自觉地附带了自己的看法。（下转第71页）

himself to speak in a soothing voice. (Sidney Shapiro , The Family)

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内容 ,折射出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内涵。汉语亲属称谓语系统和英语亲属称谓语系统几乎是两种极端的称谓制度。前者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复杂、分类最精细、语义最明晰的亲属称谓语系统之一 ,而后者体系简单、分类单一、语义模糊。前者多存在封建宗法成分 ,反映出儒教传统文化的特性和魅力 ,这主要源于中国的农耕文化 ,源于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 ;后者则存在许多人文成分 ,表现出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英美文化的特点 ,主要源于以个人为本位的商业文化在英美的发 展。要在这两种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亲属称谓语体系之间进行翻译转换 ,译者需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 ,在实践中选用合适的称谓语翻译方法。

参考文献 :

[1] 申小龙 .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

(上接第 67 页)

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受到社会的蔑视和谴责。这种态度也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语言中。因此 ,“ 妓女 ”、“ 娼妓 ”、“ 三陪女 ” 这些词也带有轻视意味 ,在某种程度上 ,是社会的 “ 禁忌语 ”。

但是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这种社会现象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那么 ,一方面当有人要与这些女性直接接触时当然不能使用这些词 ,另一方面 ,职业的名称不能直接用作称谓。因此 ,寻找一个新的替代这种 “ 禁忌语 ” 的词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 “ 小姐 2 ” 出现了 ,这是已有的语音形式与已有语义的新结合。从符号学的角度说 ,能指与所指的新结合所产生的就是一个新的符号。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小姐 2 ” 是一个新词 ,它的产生是满足了人们避免使用 “ 三陪女 ”、“ 妓女 ” 等禁忌语的需要。

但是 ,从社会现实来看 ,这纯粹是徒劳无功的。被新创造出来的语言符号 “ 小姐 2 ” 马上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禁忌语。因为变化了的只是语音形式 ;“ 三陪女 ”、“ 妓女 ” 的意义 ,特别是其内涵意义 ,也随之转移

版社 2000.198—205.
[2] 徐万邦 ,祁庆富 .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3] 陈俊森 ,樊葳葳 . 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4] 邓炎昌 ,刘润清 . 语言与文化 -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181—188.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现代汉语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1311.1375.
[6] 贾彦德 . 中西常用亲属词的语义对比研究 [A]. 李瑞华 .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142—156.
[7] Murdock G P. The Nuclear Family [M]. Boston :D. W. McCurdy and J. P. Spradley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1949.
[8] 陈松岑 . 礼貌语言初探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9] Nida E A. Language , Culture ,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到了新的语音形式上。最近北京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管理部门出台了新规定禁止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使用 “ 小姐 ”、“ 保姆 ” 等歧视性或容易产生歧义的称呼。但是 ,这种对 “ 禁忌语 ” 回避的结果必然是新的禁忌语的产生。

因此可以预言 ,在未来的时间里 ,人们还会选择新的语音形式去标记 “ 妓女 ”、“ 三陪女 ”、“ 小姐 2 ” 这个社会群体 ,以避免使用禁忌语。从理论上说 ,这个禁忌语不断替换的过程将随着性产业的存在而继续。

要解决 “ 小姐 ” 一词在交际中所带来的麻烦 ,最终取决于语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 ,必须将 “ 小姐 ” 的两个意义从同一个语音形式下分离出来 ,才能使交际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

[1] 特伦斯 · 霍克斯 .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瞿铁鹏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23.
[2] 利奇 . 语义学 [M]. 李瑞华译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13—33.